

所有的隐私都是病灶，
条件够了就会复发的，
这样就造成了人的一种心态，
就是容易将偶然的事件同必然联系在一起，
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这样的。

对于平庸的女性，
她的意向在吸引异性，表现为接受。
而对于出色的女性，
她的意向在选择，表现为抗拒。
越出色，受到男性进攻越多，越抗拒。

莫怀戚

大律师现实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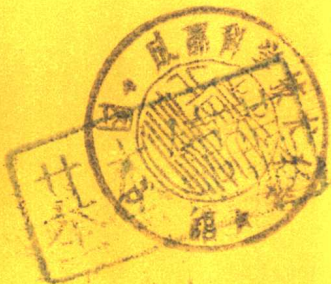
I247.56
4495

949898

2247.56
4495

莫怀戚

大律师现实录



F04747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内 容 说 明

一个奇人，自称大律师，依靠他的丰富知识和卓越智能，面对社会上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匿名电话、肇事车祸、社会弃婴、男女情事、富豪婚恋等等，将这些扑朔迷离的案件揭示得水落石出，将人们神秘莫测的心理活动剖析得淋漓尽致，入情入理，推理精彩，妙趣横生，将读者引入一个新奇的领域。

责任编辑：葛志超

大律师现实录

Dalushi Xianshi L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21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9 $\frac{1}{2}$ 插页2

1992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975

ISBN 7-02-001305-8/I·1198 定价 5.40元

推理小说的新品种

——莫怀威《大律师实录》序

胡德培

我喜欢侦破小说、推理小说，特别渴望着中国出现这样的小说，出现这样的作家。在这里，我十分高兴地向大家推荐这样一位新作家——重庆的莫怀威。

我喜欢莫怀威的心理分析推理小说。这些小说，可算是中外推理小说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新品种。

我认为，莫怀威的心理分析推理小说至少具有下列几个引人注目的特色：

首先，它所选择的生活层面有独特的切入点。一般的侦破式、推理式的小说，从爱伦·坡、柯南道尔到克里斯蒂以及现代欧美和日本的一些作家作品，多系从一个正式立案的案件入手，如杀人、抢劫、绑架、偷盗、放火、爆炸、走私等社会刑事案件或国际间谍战去切入生活，选取题材。然而，莫怀威所撷取的生活层面，却是在我国当前现实生活里公安机关大多不能正式立案的一般社会问题，诸如伦理道德问题、婚姻纠纷问题、弃婴收养问题、匿名恐吓电话问题、汽车司机戏耍路人问题等等。这些，或十分常见、或大量存在、或有时一下子竟说不清是什么问题的问题，但却是常常骚扰以至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使许多人时刻萦绕心间、难以排解的现实问题。莫怀威将

这些生活摄入小说，加以入情入理的心理剖析，娓娓有致的艺术描绘，深入揭示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层层展现纵横交错的社会矛盾，使人们敞开心扉，直面现实，理解生活，正视矛盾，从而心理上获得某种解脱和平衡，精神上感觉舒心和快意。人们再睁眼看看，原来在生活里还是充满着如此灿烂、温煦的阳光，还有如此生意盎然的绿葱葱的大地。这种生活、这种情致的作品，显然是更容易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走入普通的老百姓家里。

其次，它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展开了独特的心理剖析。这种剖析，体察深刻，合乎情理，细致入微，鞭辟入里，似平凡又不平凡，似常见又不常见，似一般又不一般，似普通又不普通，大多是平常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或者是见到却未能想到，想到却未能说出的一些道理。同时，它又是从实际生活引发出来，切合实际、符合人心的一些独到见解和精明分析，特别是它对人物深层心理细微波澜具体而精辟的剖析，常常既出人意外、叫人惊异，而又使人觉得是在情理之中，十分可信，令人折服。故此，我称莫怀戚的这类小说叫做心理分析推理小说。这些作品，启发人的思索，开拓人的智慧，其社会作用、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

再次，它基于现实生活而又巧妙运用中外众多学术理论。从古到今，从中到西，关于哲学、医学、心理学、精神学、刑侦学、法医学、社会学、人类学、遗传学、伦理学、风俗学、语言学、文字学、历史学、地理学、佛学、儒学等等，各种观点和理论，凡是有某些道理的，有可取之处的，可以采用的，切合今日现实生活和人物实际状况的，作家都尽可能地广采博取，融会贯通，加以应用或发挥。因此，有时读来尽管使人觉

得有些书卷气，但显而易见，这都是从现实生活里所体验和感悟出来的某些实际道理，是较为真切而有说服力的。

还有，它的主人公——大律师，是超人，也是常人。他，自办一个律师事务所，为群众中诸多社会疑难问题进行咨询，破疑解难，合理疏导，使之消灾免难，转忧为喜，化险为夷，确实颇有些出乎常人的精细处和预见性，表现出种种高超的智慧和才华，显然是不同凡响的。这一点，与中外其他同类作品中的主人公是相似的。但不同的是，他是普普通通的一名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中学的教师，他也有平常人的某些生活烦恼或精神苦闷，甚至可能偶尔出现某些细小的疏漏或失误。这样，他便容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自然也就可能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最后，作家深谙中国国情和世俗人情。他塑造大律师这个艺术形象，创作出这些心理分析推理小说，抱着的一个良好愿望和艺术目的，是想为千千万万普通群众和普通家庭排忧解难，为人民群众日常所遇到的一些难于处理的复杂生活问题开展咨询，解忧释疑，为复杂矛盾的解决，为人们心理的平衡，为众多家庭的幸福，为我国社会的安定，无私地贡献出他最大的聪明才智和渊博学识。这一点，也是特别值得人们宝贵和珍惜的。

我在几年前曾经表示过一个愿望，即期待着中国式的推理小说有一个大的发展。我觉得，这种期待也许为期不会太远了。读者朋友们，请你读读重庆莫怀威这部作品，还有上海曹正文，以及彭震、宁宣成、汤子文等作家的推理小说，不知你是否会与我同有此同感么？

1991年3月11日

目 次

推理小说的新品种 (序)	胡德培 1
第四律师事务所	1
子夜鞭影	57
美人泉华	128
无主导驱动	191
认定同一	241

第四律师事务所

车 祸

深夜十一点半，路灯沙黄，三十八岁的男人崔白山骑车独行，心有不祥之感。这是山城重庆，无数的下坡接着上坡。崔白山腿上虽然有劲，胸脯却还是起伏不停。不起伏不行，连汽车跑到这里，变速箱也要咔咔作响，车头也要吭吭咳嗽，让人突兀地感到生命的艰难和它最后的悲剧。但是，崔白山愿意胸脯起伏，也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这个。现在说穿，他不过是在夜间锻炼——锻炼身体，如是而已。

公路很窄，是解放前的老路基，当然现在是柏油路面。然而并不平整，因为在这上面碾来碾去又突然停住的汽车是太多太多了。《重庆晚报》说了，现在——一九八七年的车辆总数是解放初的八十倍，而公路只增加了二倍，因为公路不在车间制造。就这么回事儿！左边是羊爬岩，很长，那峭壁一如既往的一动也不动。右边是嘉陵江，也很长，那江水一如既往的一刻也不停，将散乱的灯火摇来摇去。

崔白山坐下是“三枪”牌自行车。这很可能是重庆唯一的一辆“三枪”牌，因为它是英国造，而英国已有几十年没能向中国大陆出口这个世界名牌了。三支毛瑟枪架在一起，镌刻的出自英国人手的真正的英文紫铜般的深沉而执拗，散发着异邦

的气息，让人油然而生羡慕。这是新车，上个月一位外商赠送的，通体宝蓝，规格28吋，却显得比国内26吋的还要小巧，提一提，轻如一把竹椅，崔白山明白人家钢材好。有变速装置。厂收发室的蒋师傅说，解放前重庆也有“三枪”牌的，他见过，是黑色，很结实，摔不坏。

作为一个皮鞋厂的厂长，崔白山本不需要自行车，但既然有了这么一辆车，又知道了那样的历史和这样的现状，崔白山便决定要骑它了。继而想到自己虽到中年，还有那么一点孩子气，不由笑一笑。什么时候骑呢？只有夜里。白天很忙，公路又挤。崔白山的生物钟是：深夜（或者说凌晨）一点三十分入睡，七点醒来，中午迷糊半小时。他拍拍棕色的羊皮泡沫坐垫，大梦初醒似的感到需要运动了。三十八岁，勿庸讳言，衰老已在不顾一切地悄悄进行。

偶尔有汽车从身后掠过，或者迎面扑来，每当这时他就想象它们如果撞上自己，会是什么情景。妻子是不愿意他每天夜里跑这么一趟的：从上湾到石桥，来回十四公里，费时一小时。妻子说危险，久走夜路必撞鬼。崔白山认为妻子是对的，但他还是要这么干。当了两年厂长，他有了自己的理论。有些事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左右的，算尽算绝也不行。拿厂里的产品来说，半高钢跟女鞋突然滞销，布夹布平底女鞋却造不赢，同事先的情报分析完全相反，而且找不出原因。崔白山终于明白人心是没法预测的，所谓消费心理学完全是扯鸡巴蛋，是学者们为了发表文章。就这么回事儿！这样的事多了，崔白山也想横了，大致有点把握就干，成则成，败则败，到时候再说。像这骑车跑公路，以自己的年龄自然是不肯冒失的了，该慢就慢，该靠边就靠边，甚至下车来。尽管这样，若是碰上了失灵的方

向盘或者酒醉的司机，就那么合适从自己身上碾过去，恐怕也是命里的事了吧！这么说两年厂长当出了一套宿命论！崔白山自嘲地笑了笑，红色运动衣在眼前烧起一片火。这时候就出事了。

崔白山没有想到对面的小卧车会突然向自己冲来。其实远远地就发觉它过来了，但崔白山不能去正视来车，在夜里那雪亮的车灯就像电焊火花，即使消失过去也让你目眩良久。小卧车本是直行的，但崔白山有种奇怪的感觉，就是它似乎在窥视自己。这使他有点警觉，便眯着眼睛去打探，这时它突然就过来了。崔白山将车把扳了一下，心想那小车拐一下就会拐回正道吧！但是没有，是直冲他来的。这个地方刚好是个低点，就是说小卧车在下坡，他崔白山也在下坡，大家都很快的。小卧车没有刹车的意思，崔白山吓得惨叫，赶快往右边躲，不知怎么就摔下了岩。

谋 害

第三天，《重庆晚报》有消息，《险遭车祸，皮鞋厂长飞落树上》报道了此事，而且附了照片。照片是公安局拍的。崔白山虽然没死，却在那棵枸树上时昏时醒呆了一整夜，天亮后才被人发现报了公安局。那天夜里，崔白山的妻子见丈夫许久未归，惊惶起来，叫来厂里的小车，沿途找了两遍，未见任何车祸痕迹，只好满心疑窦地回去。崔白山栖身的那棵树，来去的车灯都是照不到的。

崔白山只是多处擦伤，众人都说奇怪奇怪，他也自觉似乎不合理。当时是清醒的，就是冲下悬崖，人就凌了空，后来就

哗啦啦地一阵响，像被重重地一顿，鼻孔里升起一股什么气味直窜额头，然后就昏了过去。当时不知道只是昏迷，只道这就是死亡了，还有一瞬间伤心酸楚。最有趣的是那辆“三枪”牌，报上说“自行车悬挂在另一棵树上，未伤毫毛”。说未伤毫毛也不确实，因为作为尾灯的红色有机玻璃盖给挂掉了，但居然让人在草丛里发现。后来回去用强力胶一粘，便又复了原。

写消息的是记者姜秋，是崔白山的朋友。崔白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摇摇头，说这种事发什么消息。姜秋诡秘地一笑，掉头向着窗外，崔白山旋即明白了这是一次不花钱的广告。所以消息里有一些修饰语，例如在“太阳皮鞋厂厂长”前加上“素来以生产高质量女鞋享誉全国”这样的字眼，等等。因为是本报的记者，所以编辑也心领神会，没有删去。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被几乎写成了长消息，表面看来是为了增加新闻可读性，内里充溢因果报应，好像因为太阳皮鞋厂不坑害消费者，所以善有善报，厂长大难不死云云。总之这则消息有它稀奇古怪的影响，有的报贩子就高叫着“皮鞋厂长半夜当飞人”，或是“树上结出自行车”什么的。

一周后崔白山出院，次日到厂里上班。十一点五十五分时他要下班了，电话铃却响起来。“喂，崔厂长吗？”“是的。请问您哪里？”“我是重庆第四律师事务所。请问您被小卧车逼下悬崖的案子破了没有？”“什么破了！”崔白山生起气来，“根本就不是案子，公安局说不能立案。”“唔。”对方说。等了一会儿没了声音，原来已经挂上了。

崔白山走出厂门时心怦怦地跳起来。哪里来的第四律师事务所呢？本市市立的律师事务所一共只有三个嘛！他原地站了

一会儿，胸部隐隐作痛。春天的太阳就像夹竹桃花，嗅来有些闷人。崔白山关于“这是一次陷害”的推断第一次被肯定。

公安局的确说过不能立案的话。初始崔白山很吃惊和不平。公安局的赵科长说，没有任何作案的证据，怎么能立案呢？小卧车并没有撞上你，甚至根本没有接触。它逼你，它故意向你冲来，这只是你的感觉。感觉不是证据，就像眼神不负法律责任一样。“它肯定是冲我来的，它离我只有一公尺了。”崔白山分辩。“我相信，”赵科长说，“我相信你说的话。但就是这一点你也未能提供证据。我们检查过路面，你也明白，要找出一辆小卧车向一辆自行车高速撞去的痕迹那真是……”赵科长笑了一笑，“除非当时有摄象机，像拍电影似的拍下这一幕。”崔白山只能默默地点头，不免有点尴尬，心想说不定赵科长还认为是我自己跑飞车技术又不好滑下悬岩的吧！路边本是有石桩的，但石桩间有一米左右的间隙，真是巧，自行车刚好就从那间隙里冲下去了。

那个自称“第四律师事务所”的是什么人呢？关心这件事的，第一是亲友，第二是记者（姜秋已经包下了），如果有个第三，恐怕就是敌人了吧！想到敌人，崔白山不由深深吸一口气。真的，过去的现在的加起来，敌人倒还不少哩！

崔白山倒回传达室，拨了电话给姜秋的妻子，让姜秋尽快来找他。

姜秋和崔白山是那种所谓生死之交，彼此的信任远胜于对各自的妻子。两人是中学同学，“内战（武斗）”时期，又是一对乳臭未干的“战友”，发过同生共死的誓言。发这暂时是灌了点酒，一时豪爽，并没认真去思量。但既有了誓言，崔白

山也就信守了它。有一次打败了，一直被追到长江边，已经扑进了滔滔的江水，姜秋到底挨了一枪，打在腰上，石块似的往下沉，崔白山赶过来提住了他，看一眼升上的血团荡起一朵玫瑰。崔白山很快就支持不住了，姜秋叫放了我吧，死一个总比死两个好，但崔白山就是不放，张着嘴咕噜咕噜就像喝面汤。姜秋越想挣脱，崔白山越是捏紧。战火纷飞的时期，江上是没船的，两人都明白要死在江中了，却意外地碰上一只脱了锚的航标船。后来当然多次说起这事，但只在许多年以后，说话才进入深层次。姜秋说，我叫你丢开我，不是我甘心去死，是担心你感觉我这人自私卑鄙，也可以说是为了荣誉感，也就是一个面子吧，横了心去死掉。崔白山说，这么说有点大同小异了。我不放松你，一方面想到若是独自活下来，人们暗地里是会小看我的，自己也受良心责备，另一方面也想向你显示我的气概。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假如当时你生怕我丢开你，不顾一切扭住我，我肯定会打昏了你自己逃生的。说完上面的话，两个朋友对视良久，一言不发，都感到了一种透彻到玄妙的氛围。所以后来，崔白山在结婚数年后又同一个叫“珠穆朗玛”的姑娘有了性关系，决然地告诉了姜秋。当时的姜秋，将杯中的烧酒向崔白山脸上泼去，顿了顿，还不解恨，又抬手给了他一耳光。崔白山的妻子就是姜秋的妹妹。

姜秋作为多年的记者，经的事比崔白山宽，沉吟之后也担心，说陷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本来想这次事故就让它不了了之了吧，毕竟也没遭到严重的不幸，但现在却不敢这么想了。既谋害就想有结果，知道了未遂还会再来的。有没有谋害的可能性，就是说，存不存在对崔白山怀有深仇的人，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有的。两人拨来扒去议论了半夜，有这样三个人，以时

间为序排列：

甲：一个冤死者的儿子。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一天，崔白山坚守的九中“据说”被包围了——从校外跑回来的兵团战士慌慌张张这么说的。全校紧急。崔白山守住高中大楼一头的窗口，远远地望见一人一枪在躲躲闪闪地跃进。旁边的重机枪手伸长颈子在犹豫，崔白山推开他，操起机枪就是一梭子。崔白山对机枪很生疏，觉得枪身抖得像一头挣扎的狗，好像只能对准一个大致方向，急疯了似的要挡住那人，不让他冲进校围墙下的死角，并不一定要他死，打完后也不知道是否打中。外面的冲锋始终没有发起，那“跃进”的人却给一张凉床抬进了九中，竟是素日对九中学生很好的工人冉师傅，锅炉厂的。他手里的哪是什么枪，是一根他本在挑煤的扁担。他也恍恍惚惚听说要进攻九中了，心里害怕，弃了煤担跑开，又怕别人偷走了煤，便带走了扁担，结果得这样一个下场。子弹从下腹进去，臀部旋一个大洞出来。崔白山至今还记得那苍黄的脸上的惭愧的笑容：“我不该拿那根扁担。”好像开枪的人没错，是挨枪的人错了。冉师傅惨叫了三天后死去。重机枪手为了洗清自己，说出来是崔白山开的枪。后来清查武斗专案组审了他几次，关了半个月。冉师傅死时他的儿子只有六岁，说过“我长大了要替爸爸报仇”。九中的学生都知道这句话，谁也不介意。好多年以后，好像已经粉碎“四人帮”了吧，崔白山在街上碰见旧同学，对方曾笑笑说，冉师傅的儿子还在说长大要替爸爸报仇。崔白山听后心里有点梗，不是害怕，是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听说冉师傅死后那家人日子非常难过，妻子好像终于改嫁，那么儿子得不到善待也是可能的。但是这一切是不是就该我崔白山来负责呢？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冉师傅的儿子该二十五六岁了

吧！倘真是一个正当年的小伙子开始了替父报仇，要了结二十年不消的仇怨，那可真是……崔白山一想一个寒噤。

乙：情敌，“珠穆朗玛”先前的情人。“珠穆朗玛”是针纺厂的工人，长得高大丰满，想做点生意，来太阳皮鞋厂批发处理的童鞋，认识了还是供销科员的崔白山。一年后崔白山中标当了厂长，两个人便开始了那种事情。开始崔白山在寻欢时还冷冷地想道，你恐怕是冲我这厂长来的吧！后来惊讶地发觉人家竟是真诚地爱着自己。崔白山隔几天才能去一次，“珠穆朗玛”向他诉说自己的思念，用她自己的纺织女工的语言，不是诗歌散文小说里的语言。事实上自崔白山当了厂长，“珠穆朗玛”一次也没来厂里开过皮鞋。崔白山送过她一些礼物，最贵的不过一只石英小挂钟，四十多元。她送给他的一套西装倒值二百多元。事实上崔白山竞争那个厂长，倒一半是冲“珠穆朗玛”去的。崔白山最感激她的，是她并不要求他离开妻子来同自己结婚。开初好像有那个意思，后来发现他的家庭至少也是个过得去不让人难受的，也就不再说什么。有时候崔白山同妻子怄了气，在她这里诉说，她反而嘲笑他“同老婆争鼻子屎吃，不像个男人”。崔白山以前并不知道她有男朋友，有一次看出她挨了打，问起来，她才讲了。原来“珠穆朗玛”是重庆郊县小镇上的人，作为合同工招进了针纺厂。国家规定合同工的户口不能迁进市内，只能留在原地，“珠穆朗玛”却很想成为重庆市的人。我倒没有什么，她说，但国家规定孩子的户口要随母亲，那不是我的孩子又得成一个小镇上的人？针纺厂有个年轻干部，父亲是市里的大官，他想利用她的这一点得到她，而她也想利用他的这一点解决户口，心照不宣。年轻干部不傻，提出先同居；而她也不傻，只让他干了一次，知道了美

妙就行，你快快去努力。户口解决了，“珠穆朗玛”慢慢疏远他，终于绝了交。其实这一切本与崔白山没有关系，但年轻干部察觉了有另外一个人，当然归咎于这个“第三者”。“珠穆朗玛”挨了打，就是死也不说出“他是谁”。她愿意保护崔白山。年轻干部因为痛苦，自杀过一次，被朋友们止住了。上层圈子里的纨绔子弟们抱得紧，心狠手黑神通广大，他们要将崔白山侦察出来，收拾掉，不过是小菜一碟——崔白山自己明白。

崔白山偷眼看姜秋，心里有愧。如果自己有个什么，自然苦了妻子，也对不起这位朋友兼妻兄的。自己同“珠穆朗玛”的事，姜秋对妹妹包得天衣无缝，有时还打掩护，想来可谓咄咄怪事，让崔白山怔上半天。姜秋劝过崔白山急流勇退，“够意思了吧，不要贪得无厌。”后来偶然接触了几次“珠穆朗玛”，便不再开口，有次倒居然说：“那家伙倒是个很纯朴的人。”

丙：谢氏皮鞋厂厂主谢氏。崔白山搞垮了他的厂子。近几年来，城郊的乡镇企业咄咄逼人，国营厂家给弄得难受。土桥乡一个谢姓中年农民办了一个皮鞋厂，拉拢太阳皮鞋厂的技术人员，偷得图纸和其它技术资料，仿造太阳牌皮鞋。这事刚有端倪便被崔白山察觉。按理崔白山应及时查处，中止这个行为，但他并没这样做。他秘密地更换了一些图纸，将它们巧妙地交到谢氏手中，又布置了另外的技术人员打进谢氏的圈子。总之让谢氏造出并批发出了大量不合格的所谓“太阳皮鞋”，还掌握了应有尽有的违法证据，在合适的时候诉诸了法律。数罪并罚，谢氏的产品被没收，还被罚款六万元，这个地下工厂一下子被收拾得惊人的干净。一个农民搞起这么个地下工厂，什么都贴进去了，孤注一掷可以想见，这一来，用谢氏自己的话

说，像“被太阳厂厂长割掉了脑袋”一样。姜秋采访谢氏，谢氏自然不知他同崔白山的关系，阴狠地咒骂崔白山“屁眼为什么这样黑”，言语之间他是不会罢休的。崔白山付之一笑，笑农民幼稚的逻辑：狗要咬人，人只能将狗吓跑，不准真正打到狗身上！崔白山认为在谢氏皮鞋厂问题上自己无可指责。

甲、乙、丙在，那么究竟是谁呢？都有可能，又都不能肯定。一想到今后要过那种警戒状态中的日子，崔白山陡然困乏，倏忽之间感到，什么事业呀，女人呀，都是些很无聊的东西。远远的有汽车轰隆隆地动作起来，那种震动隐隐地透进人的胸膛；窗外夜色尤其深重而迷茫，黎明前的黑暗让人不知所措。终于，姜秋吞下两口冷茶，深思熟虑地说：“如果第四律师事务所再来电话，你一定要同他联系上，去见见这个人。”

“当然，”崔白山说，“但是，我想他不会再来电话了吧！他打电话，与其问案件的结果，还不如说弄清我这个人的结果。现在他已经明白公安局不将这事当回事了，他想干什么也许就没了顾忌。”姜秋说：“这是问题的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就是他想帮助你，当然，通过帮助你，自己也得到好处。”“既是这样，为什么不在电话里提出来，像谈生意那样来谈判呢？”

“从你回电话的口气看，你好像虽然生气，却已想罢休，当然人家也就不再说下去。”崔白山想想，点点头，又问：“有没有办法让他再打电话来？”“我刚才就在想这一点。我想可以在晚报上登一则征求知情者的启事。那天晚上出事时，路上有没有行人，就是说，有没有目击者？”崔白山摇摇头：“好像没有，的确是没有。你知道那一带。”姜秋说：“但是这一点我们可以杜撰。启事里可以说，你在出事前看得很清楚，有至少两个夜行人，他们都是完全可能看见事情过程的，虽然不一